

牧神的午后

牧神の午後


[日本]北杜夫 著 曹艺 译



牧神的午后

牧神の午後

〔日本〕北杜夫 著 曹艺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牧神的午后/(日)北杜夫著;曹艺译.—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4
ISBN 978-7-5321-5190-5

I. ①牧… II. ①北… ②曹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23630 号

Morio KITA BOKUSHIN NO GOGO

“HYAKUGAFU”、“BOKUSHIN NO GOGO”、“KYÔSHI”、
“TAMESUKEOJI”、“MOGURA”、“IJIWARU JÛSAN” and “TAI-
GA SHÔSETSU” by Morio KITA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6, 1977 under the title “KITA
MORIO ZENSHÛ”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

Copyright © Kimiko SAITO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imiko SAITO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4-010

总 策 划: 黄育海
责任编辑: 徐如麒
特约策划: 蔡 耘
装帧设计: 张志全

牧神的午后

[日]北杜夫 著

曹艺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csle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em.com

总 经 销 处 经 销 山 东 临 沂 新 华 印 刷 物 流 集 团 印 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25 字数 132,000

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190-5/I·4099 定价:22.00元

北杜夫（1927—2011），本名斋藤宗吉，日本作家、精神科医生、医学博士。日本诗人斋藤茂吉的次子，笔名“北杜夫”。生于东京，幼年时期热爱科学，尤喜收集昆虫。1945年5月，东京遭空袭，宗吉家付之一炬，所藏近百箱昆虫标本化为灰烬。同年6月，宗吉入读旧制松本高中（现信州大学），期间为其父所著诗集深深打动。从此，他醉心于文学，沉迷于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歌德、高村光太郎、

原朔太郎、中原中也等作家的作品，期间尝试写作诗歌和小说。1948年8月，宗吉进入东北大学学医，深受托马斯·曼、芥川龙之介、太宰治等作家的影响。从东北大学医学系毕业后，在从医的同时，参加了同人杂志《文艺首都》。

1950年，他首次以“北杜夫”的笔名发表短篇小说《百蛾谱》，同年2月完成《牧神的午后》。此后，北杜夫动笔撰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幽灵》，同时为长篇小说《榆氏一家》准备素材。1956年7月，《人工的星》获芥川奖提名。1957年6月，《狂诗》获芥川奖提名。1958年至1959年期间以水产厅调查船船医身份乘船从印度洋航行至欧洲，后以此段经历为基础写成游记《曼波鱼大夫航海记》，畅销一时。评论界认为该部作品受到美式幽默的影响，这种阳性幽默正是传统日本文学所缺失的。此后，1960年以《在夜与雾的角落》获第43届芥川龙之介奖；1964年以《榆氏一家》获每日出版文化奖；1986年以《在闪耀的碧空下》获日本文学大奖；1998年以《斋藤茂吉传》获大佛次郎奖。作为一位多产的作家，他的作品风格多变，深受年轻读者追捧。

《牧神的午后》收录了七部北杜夫的短篇小说，其中包括被收入日本语文教科书的、含有丰富想象力的《百蛾谱》，北杜夫的代表作《牧神的午后》，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《刁蛮爷爷》，与医学密切相关、又带有个人对社会思考的《狂诗》《鼯鼠》《为助叔叔》，展现了他幽默而又独特的写作才华，其中也不乏对社会与人性的关注。

短经典·第三辑

《奇山飘香》

[美国] 罗伯特·奥伦·巴特勒 著 胡向华 译

《蝴蝶的舌头》

[西班牙] 马努埃尔·里瓦斯 著 李静 译

《时间之战》

[古巴] 阿莱霍·卡彭铁尔 著 陈皓 译

《大千世界》

[美国] 迈克尔·夏邦 著 李尧 译

《牧神的午后》

[日本] 北杜夫 著 曹艺 译

《忍川》

[日本] 三浦哲郎 著 谭晶华 谭一珂 译

《维他命 F》

[日本] 重松清 著 郑晓兰 译

《不中用的狗》

[德国] 海因里希·伯尔 著 刁承俊 译

《迷宫》

[俄罗斯] 柳德米拉·彼得鲁舍夫斯卡娅 著 路雪莹 译

《出轨》

[爱尔兰] 威廉·特雷弗 著 杨凌峰 译

总策划：黄育海
责任编辑：徐如麒
特约策划：蔡耘
装帧设计：张志全

全国各大新华书店、99网上书城（www.99read.com）有售
天猫商城：九久图书专营店（<http://jiujiu99.tmall.com>）有售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短篇小说的物理

——“短经典”总序

王安忆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骛，甚至停留。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、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，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为判别标准。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却不能再行简化。”我以

为这个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的。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的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人物脱身。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那个时代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的莫泊桑，他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，缺乏回味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讲法国被占领、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倘若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独具慧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，

福楼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尽，达到饱和。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光越多，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。

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，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诃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、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，他的《小官吏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，在屠格涅夫《白净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茫天地。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吸》。在俄罗斯小说家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入老处

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，彼此慰藉。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必然有潜在的凝聚力。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·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落空，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，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将手艺活练好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好比俗语所说：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最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在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也就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若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。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

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有限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也许是太耗心血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惟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看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，也可看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了有头有尾的故事。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，要照民间传说，就可以放心说出，“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，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而于常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俄国人的气质。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

为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领潮流之先。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《YO—YO》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结束。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中妻子给闺密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……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是“发生在你身上……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相比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，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，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断背山》，却不是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简直令人觉着诡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！

现在，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，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，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？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

目 录

001	百蛾谱
007	牧神的午后
029	狂诗
072	为助叔叔
108	鼯鼠
161	刁蛮爷爷
166	大河小说
187	译后记

百蛾谱

生病卧床的第三天，男孩低声问道，什么时候能吃上梅干呢？他的饮食全由母亲料理，淡而无味。母亲有意避开儿子的目光，用若无其事的口吻说道，梅干呀，再过十天吧。男孩默默地点头，目光转向天花板上的木材纹理，眼神暗淡迷离。

自幼体弱的男孩对疾病亲切有加。他喜欢体温表那上下起伏如闪电的红色折线，喜欢透心凉的冰袋，喜欢枕边药瓶里淡黄色的药水。就连由发烧催生的倦怠感，隐隐作痛的躯体，甚至病房中特有的潮湿气味，他都喜欢。当然还有食物。为什么一旦生病，平时不受他待见的梅干，都变得如此鲜艳美丽？——男孩把大颗梅干轻轻搁在白白的稀粥上，看一轮让人心疼的姣丽红色在表面润开。只要一发烧，我就能体验这个不可思议的秘密。这次不同了，我都觉得自己生了大病，再看爸妈和大夫的神色，就知道不是感冒之类的小病小灾。怎么不给我吃梅干呢？男孩以为生了病就得吃梅干。眼下，既看不到梅干的血红颜色，又尝不到那让人皱眉闭眼缩脖子的酸味，心里空落落的。他不知道自己患了急性肾炎。大夫叮嘱过他的父母，不能给他吃刺激性的食物和蛋白质。很奇怪，那位大夫浑

身雪花膏的气味，而脸长得像海豹。

十天过去，男孩还是没吃上梅干。别说十天了，半个月过去，一个月过去，男孩的伙食依旧是没咸没淡的东西。有一种专供肾病患者食用的无盐酱油，一股古怪的药味。男孩没一句牢骚，咽下平淡的食物，便乖乖地躺下。时光流逝，一日复一日，单调而平缓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热度。男孩把天花板上的木纹数了一遍又一遍，看着隔扇门上阳光游弋，渴望尝一口梅干的酸味——对此断了念想之后，男孩向往斑斓夺目的色彩了。暑假，那时挺健康的，学校布置了采集昆虫的作业。采集来的昆虫里，有浑身黑色、体型很大的凤蝶，有琉璃色的蛱蝶，还有长着红色下翅的天蛾。疾病，让男孩的心深深沉沉，翅膀的形状、鳞粉的闪亮光泽，都美得不似这世间之物。他赶忙让母亲取出标本盒子，仰面躺着，双手捧住标本盒，透过冰冷的玻璃盖板看盒内的藏品。然而他失望了，巨大的心灰意冷。盒子里，蝴蝶也好，蛾子也罢，都发了霉，或被虫子侵蚀，让人心寒。触角或折断，翅膀或歪斜。太惨了都怪我，没放驱虫剂。男孩哭丧着脸。我要再去采集一次，做一盒漂漂亮亮的标本。紧接着转念一想，现在是冬天吧？才十二月？再说我还起不来呢。想到这，男孩抬眼望着天花板，视线因泪水而模糊。天花板上，早已了然于胸的木头纹理，正勾勒出陈腐的图案。

一天，男孩的心情很好。大夫告诉他，小便里蛋白大大减少，能吃些鱼类的瘦肉了，还可以稍稍坐起身来。开心事不止一件，父亲给他买来一本美丽的书。《昆虫图谱》。男孩用他那白皙纤细、微微颤抖的手指翻着书页，一边吸入沁人心脾的墨香，心情激动，只

因图谱上各种珍奇的昆虫形姿。他看得入神，昆虫的日本名下面横写着学名——乌鸦凤蝶。这种金灿灿的凤蝶，原来叫乌鸦凤蝶呀。乌鸦凤蝶是它在日本的名字，那么，它的学名呢？帕皮里奥·皮亚诺·加波尼卡，多么庄重，多么尊贵，多么高高在上！帕皮里奥……不是有帕皮里奥雪花膏吗？给我看病的大夫，身上总有雪花膏的气味。对了，为什么那位大夫长得像海豹呢？《昆虫图谱》，男孩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几乎要把每一页记住：这只大得离谱的甲虫叫长臂金龟，产地台湾，不是说去采集就能去的。这只让人联想到妖精的蝴蝶叫浅黄斑蝶，日本本土就有，多美的蝴蝶啊，运气好逮到它，能让我乐得不停打嗝吧……其实男孩更喜欢蛾子。疾病，让男孩的心变阴沉了。相比蝴蝶，蛾子更压抑，更沉郁，更深不可测，这反倒牵惹着男孩。《昆虫图谱》卷末的附录里，有昆虫的采集方法。其中一种叫“灯火采集法”的，在树林里展开一块大白布，点燃一盏明晃晃的乙炔灯，就会引来成百只蛾子，它们或停留在白布上，或在灯火四周飞舞。我趁机挥动捕虫网兜，蛾群四散而去，鳞粉反射灯光，毒壶里，蛾子越积越多，直到装满……男孩幻想，仿佛遥望远方的目光饱含热意，熠熠生辉。

父亲把烟蒂戳进火盆的灰烬，目光挪到男孩的脸上。睡熟了？男孩双目紧闭，睫毛尖儿微微颤抖，扭在一边的嘴唇间，不规则的气息进进出出，令见者生怜。眼睛下方的凹陷因病显得憔悴，该不会是发烧了吧？父亲把手轻轻搁在男孩的额头，挺烫手。以往不是好好的嘛，今天怎么……不过看他睡得挺好，应该没什么大碍，再说大夫今天会来。父亲下意识地摩挲火盆的边缘，任由思绪蔓延。

这孩子最近变了，多么天真的眼神，时常盯着远处，仿佛在探视着什么。再说这本昆虫图谱，摊开在儿子枕边的这本书。儿子以前有那么入迷过吗？是不是疾病具有把人的心灵引领进精神世界深处的作用呢？父亲的视线缓缓地从炭火移到腕表上，又望了望窗外，不禁咋舌。雪。灰暗的天空细雪飘洒。到出门时间了，还要开会。这就出门了呀。拿着火铲走进房间的母亲赶忙去取父亲的外套，父亲不紧不慢地对背朝他的母亲说道，孩子发烧呢，留心点。

周遭一片朦胧。这是雾吗？男孩环顾四周，睡眼惺忪。树干被苔藓裹得严严实实的老树伫立在黑暗中。不知何时，男孩身处树林中，宁静沉寂的夜。我怎么来这儿了？迷路了？猛然回神，眼前一块硕大的白布，显然是灯火采集法的工具。男孩心跳加速，乙炔灯呢？不出所料，已然准备妥当。乙炔灯紧挨着白布，男孩毫不犹豫地点燃乙炔灯，亮比白昼，逼退四周黑暗。苍老的树肌，曲折的枝干，从黑暗中浮现，阴森如鬼魅。男孩坐了良久，仿佛受了惊吓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？突然，低沉的振翅声传入耳鼓，黑影掠过光幕，发了狂似的打着旋，白布轻轻摇晃起来——一只不知名的蛾子停在白布上了，男孩定睛注视，心头小鹿乱撞。不出所料！身体肥圆、翅膀尖尖的硕大蛾子，正一动不动地停在眼前那明晃晃的白布上呢。安静！别出声！什么品种？男孩懂的，是天蛾。《昆虫图谱》的第二十二幅插图就是它。一条色泽鲜嫩的绿色线条纵贯它的背部，腹部是娇艳的黄色，瞧它那双发出暗淡光泽的复眼，肯定在窥探我的动静。安静！别出声！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拿出捕虫网兜来吧？还是放倒毒壶？正犹豫，又飞来一只美丽的蛾子，翩翩飞